

# 可觀小説卷十五

## 一、黒田豊州撰筆銘並序

君子曰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。又曰樂者通倫理者也。又曰移風易俗天下皆寧。今人或知禮能脩身。未知樂能養性也。夫樂者音之所由出也。金石絲竹者樂之器也。清濁倡和者樂之情也。舞踏周旋者樂之容也。皆本於人心矣。然心之爲物。其體性其用情。仁義禮智謂之天性。喜怒哀樂謂之人情。情慢邪僻謂之情欲。但其源正而流反入邪。是以失天性而墮禽獸。可勝歎哉。人之爲邪僻也。以其性情悖逆而好惡偏頗也。已。然樂能令性與情融和而無悖逆。是以養夫天性正入心而平均好惡也。故先王制樂。非以極耳目之欲。將以敦民平好惡而反人性之正也。且又消融學辭。渾化查澆。所謂學辭者不自知之執僻也。查澆者不自盡之偏質也。非天律何以消融之乎。非理調何以渾化之乎。儻其音節不傳則不可奈何之。今幸傳其曲存其器。是本邦之美談也。余非君子何知音節。然思在于此亦已尙矣。一日徂徠翁來調。談及音律。曰書店有古箏。背壞足落不可舉用。然其奇甚也。

希或電覽乎。他日請觀之。實希代之故物也。回雲魚眼之理。文蓋垂千歲。距龍角一許尺。方雁柱斗爲之際。有大割痕甚以奇也。左右側彫鏤金銀。鍍容紅葉流水之華繪。麗偉又古矣。箏腹題山下水三字。其下兩行書葦曳之和歌一什並貫之名。於是知爲山下水也。然又未知落筆謂誰。推云疑是前伏見親王眞蹟乎。乃得而藏之。壬辰春。令樂師辻近家齋洛。下命名工更治之。唯箏身裏則如舊。其佗龍角龍池龍舌天座陰穴等。蠹腐而不可用者。悉新鑲金銀刻犀象。以巧脩爲之。聞當時以蜀錦爲囊。爲黠賈所裁取可惜矣。今又新製錦袋收之。是非欲專美於外。欲頗使協故飾也。新聲妙絕不可勝言矣。樂官皆曰。津輕外侯有古箏。謂小叮箏。比之陀箏殊勝而亦不可及山下水矣。傳聞此古昔紀貫之箏也。葦曳之什乃題此箏和歌也。未知其真矣。又謂東福門院入內之時。華東徧覽名箏而得之。門院鼓之九重之上。其聲響亮。遙達山野令鬼神泣。後來伏見內親王爲嚴有公妃。輦輿將赴于東都。門院乃賜妃君曰。爲君錢之慎可愛之。高巖院薨去後不知其所在云。或時法印河野松庵曰。吾老外姑語曰。所謂山下水者爲先夫人高巖院之重器。是傳爲貫之箏。

甚愛之。老嫗陪侍而每聽之。箏形在目。本出自東福門院。先夫人薨後不知其所在也。華飾銘詠。備如老嫗之言。可以爲證矣。一日前天台座主准后公辦法親王。調羽林吉保曰。頃日在西都之際。風聞高巖院入興之時。從東福門院賜名箏。號山下水。今尙在乎。吉保答言。未聞其名豈有其器。及聞寶庫果無矣。是又不違老嫗之言。老嫗者誰。云高巖院侍女名由良。其後給仕明信院而號廣潮。明信院逝去之後竟爲尼。號智光院矣。聊今記來歷不擇瑣屑。欲其覈也云。銘曰。

滄海貝玉 峻嶽梧桐 夔囊薦法 絞石擅工  
千歲神秀 一成調崇 綿蠻樹鳥 啾啾叢蟲  
幽鬼共泣 婦更恫 亂有餘響 音入無窮  
延繞梁上 潛鳴澗中 高山森蕭 流水玲瓏  
大配六禮 此宣八風 性情倫理 俱與和融  
正德三年癸巳五月望日中大夫丹直重謹識

愚按。後撰集夏夜深養父が琴ひくをききて、

### 貫之

葦曳の山下水は行かよひことの音にさへながるべらなり

一、倉谷村氷獻上の濫觴  
本藩六月朔倉谷村より氷を獻する事、天正十二年高德公與佐々成政合戦の節、倉谷村の百姓御陣屋の大鋸杓人役等動候に付、御印章を以て諸役御免許也。依之爲其御禮、六月朔金澤城内へ始めて氷を獻じ候所、爲御褒美青銅二貫文被下候。微妙公御代寛永十年又任先例御印章被下、兩通御直判只今高飯村の民家に有之、倉谷村には寫有之候。自其以來每歲獻納せし所、元祿五年以來御用に無之旨命下りて止ぬ。

一、長崎入津の外舶論文  
長崎へ唐船以下諸國の商船入津有之候へば、論文一通づ、各船の帆柱に糊貼す。其文如左。  
論唐山併各州府船主及客目稍等知悉。

一、南蠻醜類妄以各種耶蘇僞立天主教。煽法誣民。倡邪逆正。罪惡滔天。難以備述。由是  
本朝歷年嚴加社禁。勅絕其黨。向有竊附商船而來者。悉經罪誅。仍革阿媽港發舟通商。實爲除其根苗。茲爾唐山及各州府商船。輻輳長崎計已有年。互相貿易之道市賈之便。各宜慎守爾分。入國知禁。恪遵法禁。勿致毫犯。倘有藏匿